左通補釋

補釋八 起僖公廿七年盡卅三年　　左通一

錢塘梁履繩學

僖廿七 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孫武子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張預曰攻其所顧愛使之相救援若楚人圍宋晉伐曹衛楚救之而得免是也 讀左日鈔三

於是乎蒐于被廬 解 晉地

呂覽吳闔廬東征至於庳廬 簡選篇 疑即此 春秋地名攷畧四

夏書曰 解 尚書虞夏書也 正義 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肩征凡二十篇總名曰虞夏書以與禹對言故傳通謂大禹謨以下皆爲夏書也

虞書夏書之分實自安國傳始馬融鄭康成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無別而稱之者孔穎達所謂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是也卽伏生虞傳夏傳外仍有一虞夏傳鄭康成序又以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曰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及余觀揚子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則可證西漢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爲二者杜元凱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引夏書注曰尚書虞夏書也則可證西晉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爲二者逮東晉梅氏書出然後書題卷數篇名盡亂其舊矣尚書古文疏證一　禹貢之爲夏書也傳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正義曰初必在虞書

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此不過順傳爲義耳林少穎曰自堯典至益稷皆虞史所錄故謂之虞書禹貢者夏史所錄故謂之夏書此卽穎達堯典非唐史所錄故謂虞書之意後儒皆遵用之夫隋書修於唐未嘗謂之唐書唐書修於宋未嘗謂之宋書禹貢卽夏史所錄而其事則皆舜相堯時事也安得謂之夏書邪今案董仲舒云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同一道無救弊之政故堯典可繫虞而虞事可連夏蓋虞夏同科而今所行尙書本獨判爲二書故有疑虞夏之分自東晉梅賾所獻安國傳始者然左傳屢引夏書莊八僖廿四廿七文七成十六襄廿一廿六昭十四哀六伏生虞夏傳外仍有虞傳夏傳而太史公河渠書引夏書曰禹

抑鴻水云云案呂氏春秋諭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許愼說文亦多引虞書案祡瑮琨逑䛐謨試等字下皆引之以後尙多此皆在梅賾之前虞書夏書之分恐不自東晉始也或曰左傳所引夏書有在今虞書者穎達云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本周書以箕子所陳而傳引之卽曰商書也推此例則說文事關舜引爲虞書左傳史記事關禹引爲夏書又何不可豈必當時書題已判爲二邪此言最近理且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爲商書而孔幷於胤征之下以爲夏書由是夏得九篇商止三十五篇明係嫌夏書太少故裒多益寡以意爲遷就斯亦大可疑者至左傳文五年成六年襄三年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特以言出箕子耳明豐坊僞撰古

書世學言其曾大父慶得箕子朝鮮本自神農政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坊據左氏三引以洪範終商書非郎判禹貢爲夏書之故智乎禹貢錐指一又詳駁證

郤溱

郤溱晉大夫郤至之兄或云溱即至非也國語晉語四注蒲城鵲居見成二正義二子至成二溱毅成十三春秋分記世譜二案世譜六云犨生三子曰至曰溱曰毅犨字傳寫之譌

欒枝解貞子也欒賓之孫

韋昭曰欒共子之子貞子也見晉語四桓三年傳有欒共叔杜注本賈逵案賈注見史記晉世家集解惠氏補注二

先軫

先氏丹木二閎子軫（春秋分記世譜二）

荀林父（解）中行桓子

系本云晉大夫逝敖（亦作遨）生桓伯林父（史記趙系家索隱）璅語曰晉治氏女徒病棄之舞嚚之馬僮飲馬而見之病徒曰吾良夢馬僮曰汝奚夢乎曰吾夢乘水如河汾三馬當以舞僮告舞嚚自往視之曰尚可活吾買汝荅曰旣棄之矣猶未死乎舞嚚曰未遂買之至舞嚚氏而疾愈有閒而生荀林父（太平御覽刑法部八）菜高氏姓名攷顧氏世系表皆以林父與荀息同族（息見僖二）特未詳其系今世本云逝敖所出汲冢璅語以爲舞嚚聲相近豈卽逝敖乎因錄之以備攷通志氏族略三曰荀氏晉之公族也隰叔之後然則與士氏同

出矣至荀氏亦稱中行者僖廿八年林父將中行故以爲氏文十三年杜注據之乃趙世家索隱及正義並云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案晉本置三軍復增置三行後竟爲六軍不聞改中軍爲中行也文十三年稱林父爲中行桓子宣十二年林父將中軍則知中行氏斷不自荀偃始

未生其共

生字與樂記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 困學紀聞六

僖廿八 還自南河濟 解 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

華玉淳曰晉欲假道而衛不許故還自南河濟則南河不

屬衛可知從汲郡南渡者南河在汲郡非汲縣卽南河也

若衛許假道則從汲郡東渡矣是時黃河東北流今衛輝府東南兩面皆河也大事表附錄　案史記衛世家集解引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華氏之說足相發明水經河水五注引此傳文云河水於是亦有棘津之名晉伐陸渾亦於此渡見昭十七則地不屬衛審矣但謂汲郡非汲縣稍誤東晉汲縣卽汲郡治故今衛輝府之汲縣亦附郭也

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解衛地

齊侯以轂戍之逼故從晉求援斂盂今直隸開州東南斂盂聚是也案州屬大名府講春秋解義二十一日宣十七年齊侯使高固會晉侯至斂盂高固逃歸卽此攷春秋地名略七、

衛侯出居于襄牛解衛地

襄十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卽此春秋地名攷略七在河南歸德府睢州境春秋輿圖

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

欲加禮晉師以免發冢之禍解日講春秋義二十一

入曹

萬事不可執一法而兵爲甚晉文公圍曹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言若將發冢者曹人兇懼因其兇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劫攻齊卽墨田單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軍乃盡掘之燒死人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巳而果敗燕軍觀晉燕之所以用計則同而

其成敗頓異者何邪晉但舍於墓陽爲若將發冢故曹人懼而燕眞爲之以激怒齊人故爾容齋二筆一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解軒大夫車

郗敬曰曹蕞爾國舉羣臣不能三百人而況大夫言三百者極道其濫耳讀左日鈔三

宋人使門尹般解宋大夫

哀二十六年有門尹得案國語敵國賓至關尹以告門尹除門周禮地官之屬有司門司關鄭司農以司關爲關尹則門尹當卽周禮之司門也大事表十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解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

史記晉世家重耳奔狄是時年四十三又云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果爾誠可爲老然遷多妄說不若左傳國語足信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僖負羈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案此則文公入國甫三十六歲卽薨亦祇四十四耳四書釋地三續

子玉使宛春

賈逵曰宛春楚之大夫也史記晉世家集解案呂覽分職篇載衞靈公天寒鑿池以宛春諫而罷役此傳有拘宛春於衞之文遂有謂宛春爲衞大夫者殊不知楚子玉使宛春以復衞請於晉因往告於衞焉有用衞人之理且衞靈公立

於昭七年宛春不及同時蓋別一人新序刺奢篇亦載之然毋庸牽合也韋昭晉語注亦以宛春爲楚大夫是已

子與之

與許也國語晉語四注

楚有三施

三曹衞宋也晉語四注

執宛春以怒楚

怒楚令必戰晉語四注孫武子怒而撓之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令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若晉文執宛春以怒楚是也讀左日鈔三

曹衞告絕於楚

先軫爲晉謀使曹衞告絕於楚張儀爲秦謀使楚告絕於齊皆所謂親而離之者讀左日鈔三

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

時楚王避文公之德還居申使子玉去宋子玉不肯固請戰故云避臣老罷也圍宋久其師罷病國語晉語四注

師直爲壯曲爲老

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鬬士衆晉曲秦直故能敗晉晉語四注

崔夭解齊大夫也

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於崔遂爲崔氏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是也詳襄廿七季子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八世孫夭生杼爲齊正卿杼見宣十

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下 案鄭氏氏族略三亦同而淮南說林訓許
愼注云崔杼齊大夫崔野之子疑天誤為野

次于城濮解衛地

莊二十七年經公會齊侯于城濮卽此今山東曹州府濮
州南七十里有臨濮城大事表七之二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解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山井氏考
文足利本君作軍 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
說文云每艸盛上出也从中母聲高卬之田艸盛上出故
云舍其舊而新是謀周禮三兆一曰原兆春官大卜兆之舋罅
有似原田故鄭氏云原原田也惠氏補注二 餘詳古音

楚子伏己而鹽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云云

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潛夫論夢列篇）王符曰夢察徵怪所以警人也晉文公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以其有文德之致能自警戒所以敗楚（說文寢字繫傳）

吾且柔之矣（解）腦所以柔物

腦能熟物皮氏錄曰羊腦豬腦男子食之損精氣又云羊腦食之令五藏消也（高似孫緯略九）考工記曰角之本蹙於刲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刲腦同解云言角之本近於刲得和煦之氣故柔柔欲其形之自曲反是為埶也（見弓人）始知古人立言之故與制器之巧因憶歐陽公得人氣粉犀之說於釋子（見歸田錄）亦卽此義而杜注太略故詳之（傅氏

辯誤上

請與君之士戲

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朱國楨湧幢小品十二）案說文戲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从戈䖒聲香義切朱說本之但援史記戲下爲證（項羽本紀 韓信傳）則戲不得如字讀已漢書項籍傳注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音許宜反又音許爲反漢書通以戲爲旌麾及指麾字愚謂不若全據說文爲得

詰朝相見（解）詰朝平旦

嚞古文哲省作喆借明也故明日爲喆朝又誤左吉爲言

遂泐作詁朝（趙宧光說文長箋六十七）

晉侯登有莘之虛（解）有莘故國名凡舊居皆曰墟故左傳有莘氏之墟有昆吾之墟（哀十七 禮記檀弓下正義）夏本紀鯀納有莘氏之女生禹（案索隱引世本云鯀取有辛氏女）又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卽此（春秋地名攷略七）衞有莘之虛在山東曹州府曹縣北十八里（春秋輿圖）案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文選辨命論注引作有莘氏漢書人表外戚傳敘列女傳並作有㜪氏師古曰㜪與莘同蓋字得通用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古莘仲國未詳所本

晉師陳于莘北

莘北卽城濮（林氏句解）

子西將左 解 子西鬬宜申

楚公子申字子西魯曾申字西淮南時則訓孟秋之月招搖指申其位西方案左傳齊懿公游于申池杜注云齊南城西門名申門然則西謂之申古之恆言也 周秦名字解故下

胥臣蒙馬以虎皮云云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

劉寅曰晉與楚戰胥臣以師犯陳蔡此兵法所謂向前爲正也狐毛設二旆而退欒枝使輿曳柴僞遁此兵法所謂後卻爲奇也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此與唐太宗霍邑之戰同皆以奇爲正也但狐毛欒枝設旆曳柴以誘楚師之來而霍邑右師少卻建成墜馬偶合出奇之道以此不同耳 讀左日鈔三

至于衡雍（解）鄭地今滎陽卷縣

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西北五里有衡雝城（大事表七之二）

作王宮于踐土（解）鄭地

括地志滎澤縣西北十五里有王宮城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去衡雍三十餘里（見史記周本紀注）滎澤今屬開封府（大事表七之二）

案史記索隱曰杜預云踐土鄭地然據此文晉師還至衡雍衡雍在河南故劉氏云踐土在河南下文踐土在河北（並晉世家文）今元城縣西有踐土驛義或然也履繩案傳五月盟于踐土冬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史記乃云朝王於踐土故索隱云冬朝于王當合於河陽溫地不合取五月踐土之文故於踐土在元城之說疑之元城今屬

直隸大名府去衡雍太遠於傳文難合周本紀集解引賈逵曰踐土鄭地名在河內則河北之說爲謬也

鄭伯傅王用平禮也解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

相天子之會同上擯則大宗伯周禮朝覲會同則爲上相鄭注相詔王禮也是也肆師爲承擯小行人亦爲承擯蓋一佐大朝覲一將幣於四時常朝至末擯司空之屬嗇夫爲之見覲禮於諸侯曷與乎當春秋時禮不盡如古故僖二十八年傳鄭伯傅王用平禮也蓋時能相禮者亦希鄭伯素以知禮名故用以相王非合周制若宣十六年定王享士會原襄公相禮襄公周大夫豈屬五等諸侯哉胡朏

明日傳言用平禮則周東遷以前未必然可知四書釋地又續

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解旣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

經先言受弓後說饗鄭先言饗禮之乃言賜弓矢者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飫賜將欲賞人尚加殺膳況弓矢之賜賞之大者焉得無其禮也爲賜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獻醻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爲重故經先言賜弓後言饗之事也若僖二十八年左傳說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宥下乃言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以弓矢似先饗後賜者彼饗醴命宥別行饗禮非賜日之饗也故

丁未獻俘己酉設饗是先饗禮以勞其功他日乃賜之弓矢更加策命其賜之日別行饗禮則此經所云是與彼饗別也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於時不賜特行饗醴以此知城濮之言饗禮者非賜日之饗（詩彤弓正義）

及王子虎（解）皆王卿士也

大宰文公王卿士王子虎也（國語周語上注）王子虎王叔文公（杜氏世族譜）案文三年稱王叔文公疑是襄王之叔公羊文元年何休注云叔服者王子虎也服者字也叔者長幼稱也（文三年同）檢杜譜內史叔服列之雜人內愚疑叔服與僖廿四年之伯服或是昆弟終當依譜爲兩人

賜之大輅之服（解）大輅金輅

諸侯有先路後路亦有大路樂記亦曰大路天子之路所以贈諸侯雜記諸侯之賵有乘黃大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蓋諸侯之大路則金路謂之大路猶熊侯謂之大侯春秋傳稱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定四年）王賜鄭子蟜以大路（襄十九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襄二十四年）杜氏以賜魯衛晉之大路皆金路賜穆叔子蟜之大路當是革木二路此不可攷（見襄十九年正義所引釋例）（禮書百三十五）大路天子車之總名樂記曰大輅者天子之車也所以贈諸侯陳暘樂書曰蓋商制非周制也商尚質其大路則木路而已周尚文大路豈玉路與蓋周天子之

路以玉爲大諸侯以金爲大大夫以革木爲大春秋分記禮樂書一

虎賁三百人

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書牧誓序傳若虎之賁走逐獸

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爲之義又正案賁

奔古通如詩鶉之奔奔亦作賁賁傳五年襄廿七年傳禮記表記呂氏春秋壹行篇注故續漢書百官志注云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

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焉

出入三覲解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

始至而見一覲也享醴受策二覲也去而辭三覲也左觿

使元咺

咺食邑於元子孫以邑爲氏通志氏族略三

明神殛之

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周禮秋官司盟注盟神必云山川日月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儀禮覲禮注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案上云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又注案襄十一年左傳云秋七月諸侯同盟於亳云司愼司盟名山名川則此所云日月山川者兼有此二司可知又疏

及而玄孫

玄者親之極至來孫昆孫之等亦得通稱之亦如左傳蒯聵禱文王稱曾孫（哀二）之類是也（穀梁桓二年傳疏）

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解）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一組繫於左笄繞頤而上屬於右笄垂餘以爲飾謂之紘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餘謂之緌喪冠緇布冠纓而不緌冕弁紘而不纓春秋之時楚子玉瓊弁玉纓自漢以來冕纓各象其綬色冕弁而有纓非古制也（禮書五）

余賜女孟諸之麋（解）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今河南歸德府治東北有孟諸澤接虞城縣界周禮謂之望諸是也又虞城縣北有孟諸臺俗謂之湄臺即杜氏所

謂水草之交曰麋矣大事表八下

而可以濟師解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濟師之理

，楚人信鬼故曰可以濟師義門讀書記

及連穀而死解連穀楚地

楚子入居于申杜注申在方城內故曰入子玉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蓋不欲其入方城也然則連穀乃方城外地春秋地名攷略八

而後喜可知也解喜見於顏色

古人多以見爲知呂氏春秋自知文侯不說知於顏色注知猶見也顧氏補正上　案呂氏春秋報更篇齊王知顏色注知猶發也義亦不殊淮南修務訓曰奉一爵酒不知於色是

也

盟于宛濮解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

衛宛濮在直隸大名府長垣縣北春秋輿圖

亡大旆之左旃解大旆旗名繋旐曰旆通帛曰旃

司常通帛爲旜雜帛爲物左氏曰亡大旆之左旃又曰分康叔以少帛綪茷旃旌蓋旃大赤也物少帛也旃爲大飾故孤卿建之物爲少帛故士建之禮書百三十二

祁瞞奸命

祁氏周司馬祁父之後左傳祁瞞干命通志氏族略四

士會解隨武子士蔿之孫

隨會晉正卿士蔿之孫成伯之子士季武子也食采於隨

范故或曰隨會或曰范會（國語周語中注　案成伯名缺見世本文十三年正義引之季）
（共字見宣十六年隨地詳隱五年補釋范地見宣十七年隨會見文十三年范會見昭二十年）

殺士榮刖鍼莊子

殺且刖之者猶刑其師傅之意（左纁　案商君稱太子師傅事見史記）

寘諸深室解別爲囚室

荀子曰公侯失禮則幽故寘諸深室（惠氏補注二　案此條本王霸篇及楊倞注）　案禮記祭統云卽宮于宗周是也

天王狩于河陽解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

武王會諸侯于盟津卽此地後歸晉謂之河陽晉泰始中杜預於此造舟爲橋名曰河橋亦曰富平津（大事表八上）　餘詳隱十一年盟地下

公朝于王所

張雲璈曰王所卽所謂行在也　案此卽班孟堅西都賦云行所也趙汸春秋集傳據覲禮女順命于王所爲解非蓋此與隱傳忽在王所義別

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解封邢衛於齊則爲異姓顧氏補正上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解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云云

行謂軍行列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於此周禮夏官序官行司馬注

案晉於僖廿七年始作三軍於成三年作六軍此時特增設三行爾鄭氏偶誤蓋三行已罷於僖卅一年作五軍

之時矣

屠擊

屠氏屠擊屠蒯案鄭有屠擊見昭十六年孔氏世族譜補

僖廿九介解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

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西有黔陬城膠州南七十里有介亭蓋高密與膠州連壤也大事表九

舍于昌衍之上解魯縣東南有昌平城案土地名作昌平亭

在今山東曲阜縣東南解日講春秋解義二十二

盟于翟泉解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

今古城在河南洛陽縣東北解日講春秋解義二十二別詳駁證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解

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注云言八律之音聽禽獸之鳴則知其嗜欲生死可知伯益明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周禮秋官夷隸疏云賈服意誤可知是彼注案疏又本紀直云伯翳為舜主畜不云能知禽獸之言地理志稱孝王云昔伯益知禽獸鄭氏譜云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即本此是知其言語也左傳說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音賈逵云伯益曉是術蔡雍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辨音於鳴牛見後漢書蔡邕傳詩秦譜正義列子言東方介氏之國其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見黃帝篇顧氏補正上

傳卌及子適子儀解子儀瑕母弟

衞公子瑕字子適管子小問篇說王云瑕適皆見精也荀

子法行篇說玉云瑕適並見情也楊倞注云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澤調適之處也瑕適並見似不匿其情者也禮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周秦名字解故上）

晉軍函陵

寰宇記曰函陵在新鄭縣北十三里（案縣今屬河南開封府）洧水流逕其北山形如函故名（春秋地名攷略六）

秦軍氾南（解）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南

在今開封府中牟縣南入官渡水今涸秦軍氾南在此水之南又襄九年晉會諸侯伐鄭師于氾亦在此（大事表八上）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

南歷燭城西即鄭大夫燭之武邑也（水經洧水注）鄭人燭之武

不得氏以其居於燭地故言燭之者猶言介之推佚之狐也（通志氏族略三）

許君焦瑕（解）晉河外五城之二邑

宣二年秦圍焦昭二十二年晉籍談帥焦瑕溫原之師納王今陝州南二里有焦城（春秋地名攷略四）焦本國名晉之同姓司馬侯所謂虞虢焦滑皆晉所滅者（襄廿九）文十三年晉使詹嘉處瑕以曲沃之官守之故瑕亦名曲沃戰國策每以焦曲沃並稱如傳之言焦瑕知瑕即曲沃矣今河南陝州西南三十二里有曲沃城即詹嘉所處瑕邑（大事表七之二）案焦瑕釋例土地名闕而於文十二年之瑕云河東猗氏縣東北有瑕城則知與焦瑕之瑕異顧表之說存以俟攷餘

詳僖十五年較證

不闕秦

闕損也顧氏補正上

秦伯說

孫武子窺而離之張預曰善用兵者或間其君臣或間其交援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侯間趙而退廉頗陳平間楚而逐范增此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伐鄭燭之武夜縋出說秦伯退師此交援相離也讀左日鈔三

使杞子

史記鄭世家云鄭司城緒賀以鄭情賣之蓋即掌北門之杞子也司城雖宋官然曹亦有之見哀七安知鄭不特設是

官以待杞子乎或曰此司城主守備之官故使之司門耳萬氏氏族略

逄孫楊孫

複姓左傳秦大夫逄孫氏秦下大夫楊孫氏廣韻孫字注

許之

服虔注晉善甯不忘本國故也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

形鹽解鹽形象虎

鄭司農云築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鹽玄謂形鹽鹽之似虎形者周禮天官邊人注服云刓形非是築刓爲之故後鄭不從也鹽之似虎形者以爲自然似虎形疏又案自然成形之說爲是故杜氏亦不從服義呂氏春秋本味篇大夏之鹽高

誘曰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鹽形鹽若待築刻而成凡鹽皆可何必產自大夏耶殆如記內則所云卵鹽水經江水注所云傘子鹽之類

吾何以堪之

閻若璩與劉超宗書云來教謂隱桓以下六七公無僭禮樂事竊謂左傳僖三十年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周公以爲備物辭不敢當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宴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答賦曰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杜注雖未詳言然陳氏皆引以爲魯僭禮樂之事潛上劄記五

僖卅一 取濟西田分曹地也

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

濟北左傳曰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丘之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魯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詩曹譜正義

宿於重館解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

魯重館在山東魚臺縣西北十一里案縣今屬濟寧州春秋輿圖館侯館也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也國語魯語上注

重館人

人守館之隸也魯語上注

東傳于濟解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

鄭氏曰曹在濟陰定陶其地夾於魯衛之間案曹譜正義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曹在衛東魯更在曹東故於曹則曰東傳于濟而

杜注則曰過魯之西也曹魯分境之濟在鉅野壽昌須昌之間鉅野縣今分屬曹州府壽昌郎今兗州府壽張縣須昌在今泰安府東平州今曹州府治即古曹國與魯之東鄆鉅野相接所爭濟西田蓋在此大事表八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解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爲魯常祀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

魯郊或以正月宣三成七或以四月成十襄七十一哀元又或以五月定十五或以九月成十七初無定期蓋魯人自知郊之爲僭而卜以覘天意故卜之之頻若此春秋所以備書亦謂非禮之禮可以毋講而魯人猶行不輟是故書以譏之家氏春秋詳說十二

蔣氏曰魯之用郊春秋固許之乎前輩爲之說曰魯豈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爲非而成王之時禮典未壞固應有是用之之事乎識者又從而爲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見紀年事在平王四十二年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是說然矣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襃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故聖人恥魯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魯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無媿於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三山林氏曰夫子傷周之

衰禮樂自諸侯出豈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之所出諸侯亦禘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大雩亦是）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爲非雖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於啟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爲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鼷鼠屢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用郊可知僭擬之心不能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爲大也（衛氏禮記集說五十五）霞峰華氏曰魯無冬至大郊之事蓋爲祈穀之郊在啟蟄之月其末流之失抑又甚焉或僭用日

至之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是也或踰啟蟄之節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十一年及定哀之改卜皆以四月五月又其甚者成十七年之書九月用郊是也夫魯之郊久矣隱桓莊閔不書先儒謂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因其變異而書不及時則書過時則書卜郊不從則書四卜五卜以瀆書用郊以廢卜書郊牛傷鼷鼠食郊牛以紀異書不郊猶三望以可已不已書大事表十五

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解必其時卜牲與日知吉凶

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

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云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休云魯郊轉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禮三卜之運也何休云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

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或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卜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正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之說同與何休意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也若鄭玄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禮記曲禮上正義

箴膏肓云天子郊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卜三正下旬之日是雖有常時常日猶卜日也周禮天官太宰疏

晉蒐于清原解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

清一名清原見宣十三成十八在山西絳州稷山縣西北二十里

春秋輿圖

衛遷于帝丘解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此卜云終吉而僖三十一年又遷于帝丘而言終善者卜所以決疑衛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文公徙居楚丘興復祖業國家殷富吉莫如之後自更以時事不便而遷何害終焉允臧也詩定之方中正義今直隸開州有顓頊城案州屬大名府日講春秋解義二十二

僖卅二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

鄭司農云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詳僖

（八年）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莊廿八傳周禮春官喪祝注）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案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說荅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以上引鄭志）何者既夕將葬遷于祖用軸既夕是周公正經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難經孔子發凡言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于廟發凡則是關異代何者孔子作春秋以通三王之禮先鄭引之者欲見春秋之世諸侯殯于廟亦當朝廟乃殯（又疏）

將有西師過軼我（解）卜偃聞秦密謀

春秋兵謀多用閒諜此當以閒諜得之耳（讀左日鈔三）

穆公訪諸蹇叔（解）秦大夫

迎蹇叔於宋（史記李斯列傳）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也時遊宋故迎之於宋（又正義）

西乞白乙（解）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

西又複姓左傳秦帥西乞術（廣韻西字注）白姓秦帥有白乙丙（白字注）案正義云術丙必是名西乞白乙或字或氏不可明也廣韻以西乞爲氏通志氏族略亦然呂氏春秋悔過篇丙也林也視也說者謂林卽術之字然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注引呂覽林作術則林乃轉寫之譌悔過篇注云申白乙丙也愚因疑白乙是氏丙名申字也

中壽正義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下壽八十

李善文選注引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見孫子荊征西詩注與正義同淮南子則云凡人中壽七十歲顧氏補正上案呂氏春秋安死篇云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而莊子盜跖篇云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論衡正說篇云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並與淮南原道訓異又晉書周訪傳陳訓謂陶侃得上壽周得下壽後陶年止七十六周止六十一所謂下壽與莊子合其以陶爲上壽者蓋八十九十是上壽七十爲中壽也

爾墓之木拱矣

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白虎通崩薨篇案盧氏文弨校曰含文嘉係禮緯周禮冢人疏引此文作春秋緯欒作藥草二字誤也禮記王制王義欒又作栗

羊虎雜錄後漢太尉楊震葬日入壙驅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而畏虎與柏故墓上樹柏墓前立虎或曰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爲媼常在地食亡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插其首由是墓前皆樹柏二說未知孰是禮緯云大夫樹欒士樹楊案禮經云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焉左傳云爾墓之木既拱矣徐乾學讀禮通考八十七

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

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_解殽在弘農澠池縣西大阜曰陵阜

夏桀之祖父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

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

北山高道正義殽是山名俗呼爲土殽石殽其阸道在兩殽

之間

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

地險山川丘陵春秋左氏傳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

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殽在弘農澠池縣其

語曰東殽西殽澠池所高陵有天生自然者今王公墳壠

各稱陵也應劭風俗通山澤第十崤山險阸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

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關而東適鄭書秦誓序

正義括地志云二殽山一名嶔崟山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里卽古之殽道蘇代謂之殽塞淮南王安謂之殽阪司馬遷謂之殽阨馮異謂之崤底孔穎達謂之殽關元和志謂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是也四書釋地又續二殽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建安中曹公開北山高道後行旅皆由此北周復從南道隋大業初建東京開葼冊道卽北道也大約出潼關歷陝州入永寧界分爲二道東南入福昌縣界卽南道東北入澠池縣界卽北道春秋時秦師伐晉之道在南故杜氏曰南谷中魏太和中于其地置崤縣唐廢爲石壕鎭杜子美詩石壕吏卽此大事表入上案土殽石殽卽東西二崤也水經河水四注祇

云石嶠山有二陵則知方俗始有土殽之稱耳故周禮大司徒疏案爾雅大阜曰陵大陵曰阿皆無石者也其有石者亦曰陵卽引此傳爲證魏禧左傳經世鈔曰古者軍行於險阻林薄之處必防而搜焉周亞夫討吳楚趙涉請搜殽澠閒果得伏人正其處也蹇叔既明言晉必於殽而三帥漫不經意以取敗俘所謂輕則寡謀入險而脫者益信矣

僖卅三 左右免胄而下解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正義成二年傳稱晉解張御郤克云云

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禮記檀弓下注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左故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又月

令載耒耜於御與車右之間君在左也案宣十二年左傳樂伯云左射以菆是射者在左攝叔云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戈盾勇力在右自然御者在中央此謂凡常戰士也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若天子諸侯親爲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贊王鼓成二年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熊氏以爲雖非元帥上軍下軍之將亦居鼓下故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子重將左而云子重鼓之也故爲將皆在鼓下也以其親鼓故以爲鼓下案周禮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豈皆居鼓下也其義恐非也又正義

超乘者三百乘

超乘巨踊車上也 呂氏春秋悔過篇注　案畢氏沅校曰巨踊之巨當從左傳作距距躍曲踊之距車中如何跳踊左傳所載左右免冑而下爲是蓋旣下而卽躍以上車示其有勇

王孫滿尚幼

英賢傳周共王生圉圉曾孫滿生簡簡生業業生宰世傳史職 通志氏族略四　案共王穆王之子穆王名滿其六世孫何得亦名滿不諱疑滿字作蒲如晉厲公州滿爲州蒲之屬詳成十年攷異

無禮則脫 解 脫易也

脫簡脫也謂不敦旅整陳也 國語周語中注

入險而脫

險謂殺地（周語中注）

以乘韋

師古曰孰曰韋生曰革（漢書鄭崇傳注）

厲兵

高誘曰厲利其兵（呂氏春秋音律篇注　惠氏補注二）

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

鄭注云餼生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束之是牲生曰餼上介

及士亦皆牲生爲餼論語云告朔之餼羊鄭注亦云牲生

曰餼春秋傳云餼臧石牛服氏亦云牲生是凡牲生曰餼

鄭皇武子云餼牽竭矣服氏以爲腥曰餼以其對牽故以

餼爲腥詩序云雖有牲牢饔餼（小雅瓠葉）鄭云腥曰餼以其對

生是活故以餼爲腥又不爲牲生者鄭望文爲義故注不同也儀禮聘禮疏　案禮記聘義正義引此傳文服虔云死曰餼周禮秋官掌客疏引此傳注餼死牢牽生牢蓋亦是服義皆杜所不用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解原圃具囿皆囿名滎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

徐邈何休皆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案毛詩傳云靈臺囿者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蓋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四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耳未審徐何二家據何爲說也案公羊疏曰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穀梁成十八年傳疏

囿字林有垣曰苑無垣曰囿一切經音義十九

案說文囿苑有垣也與字林不同或有無二字互僞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傳曰鄭有原圃猶秦之具囿也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淮南地形訓注

車攻東有甫草案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注一並引韓詩作東有圃草水經渠水注引詩同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也止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惡謂宣王封弟友于鄭在畿內咸林原注今華州鄭縣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爾雅鄭有圃田蓋指東遷後之鄭言之困學紀聞三鄭原圃在河南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秦具囿在陝西鳳翔府鳳翔縣境春秋輿圖

天奉我也解奉與也

奉助也淮南修務訓注

其爲死君乎解言以君死故忘秦施

猶言不爲死君乎君在殯故稱死君成十三年傳曰蔑我死君 惠氏補注二

而伐吾同姓

滑國者晉之同姓 顧氏補正上

子墨衰絰解以凶服從戎故墨之

晉襄公與姜戎子墨衰敗秦師於郩言其變凶服也 淮南說山訓注 案戎事上下同服尚黑所謂袀服是也故墨之白則易識不特爲兵家所忌

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解後遂常以爲俗記禮所由變

張子全書曰父在爲母服三年則家有二尊有所嫌也處

今之宜服齊衰一年外以墨衰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朱子語類曰問今之墨衰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可以不服但有出入治事只得服之喪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蓋惟天子諸侯始得全申其禮庶人皆自執事不得申其禮乾學案墨衰之制本後世失禮之事乃秉禮如張子欲服於母喪期年之外而朱子亦謂出入治事可以服之豈墨衰竟可爲禮服乎愚謂母喪三年朝廷既定之爲制何所嫌而必欲黜其衰若夫出入治事雖服齊斬則易以白布之衣如書儀所載葬後常服可也讀禮通考三十一　案襄廿三年公有

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杜云晉自殽戰還遂常墨縗也然衰之色雖變衰之制固未嘗改昭十年晉平公卒叔向曰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可證不得以後代之墨衰例之也

死且不朽

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況生之乎管子小匡篇尹知章注　案此解較成三年正義尤簡明

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

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曰死亡凶札禍裁圍敗寇亂是古之所謂凶禮者不但於死亡而五服之外有非喪之喪者緣是而起也記曰年不順成天子素服乘

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周書曰大荒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此凶札之服也司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注曰大烖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春秋新宮災三日哭此禍烖之服也記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厭冠哭於太廟又曰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春秋傳秦穆公敗于殽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此圍敗之服也呂氏春秋公孫龍對趙惠王曰今藺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出總是戰國時猶行此禮若夫曲禮言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孟子言三月無君則弔而季孫之會荀躒練冠麻衣此君臣之不幸而哀之者矣秦穆姬之逆晉侯免服衰絰衛侯之忿子鮮稅

服終身此兄弟之不幸而哀之者矣楚滅江而秦伯降服出次越圍吳而趙孟降於喪食此與國之不幸而哀之者矣漢書高帝紀秦王子嬰素車白馬應劭曰喪人之服先王制服之方固非一端而已記有之曰無服之喪以畜萬邦日知錄五

取訾婁

訾婁邾地當在今山東濟寧州界日講春秋解義二十二

狄伐晉及箕解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

案昭二十三年叔孫婼如晉士伯曰將館子於都乃館諸箕杜注都別都謂箕也今山西太原府太谷縣東三十五里有箕城春秋地名攷略四別詳駁證

郤缺獲白狄子解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職案地官族師疏職字作義鄰比相坐康誥之云案族師疏云字作說門內尚寬不知書禮孰錯案族師疏無不知二字而孰作是似得之未達指趣荅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救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案族師疏無此二字疑衍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也周禮秋官大司寇疏

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解且居先軫之子

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也復受霍爲霍伯見文五年國語晉語四注

薨于小寢卽安也 解 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

寢

禮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今僖公薨于小寢譏其近女室 儀禮旣夕 禮記疏

外僕髡屯禽之以獻

崔憬易注曰禽古擒字禽猶獲也 見唐李鼎祚易傳 惠氏補注二

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 解 鄶城古鄶國在滎陽密縣東

北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 詩檜譜 檜本又作鄶是子男之國後爲鄭武

所并焉本外傳鄭語王云周武王封之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

子詩檜風釋文家通志氏族略二云鄶房姓卽鄶仲之國鄭語

鄶仲恃險房乃國名周語上昭王娶於房不聞爲姓疑字之誤鄭語以鄶

爲妘姓韋注云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爲妘姓封於鄶又周

語中云鄶由叔妘其爲妘姓何疑乎今密縣屬河南開封

府一統志云古鄶城在密縣東北五十里接新鄭縣界今亦

屬開封舊並屬許州府元和郡縣志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

是也通志略作三十五里

與晉師夾泜而軍解泜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

孫武子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張預曰我欲逆戰勿近

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楚

子上與晉陽處父夾泜水而軍卒皆不戰而歸則兩將皆恇怯也案韓信銚期銚期見後漢書皆以背水戰而勝則兵法所禁附水迎客又不必泥讀左日鈔四泜水即滍水在今河南南陽府葉縣東北一里光武大敗王邑王尋于昆陽士卒溺死滍水為之不流即此定陵在今南陽府舞陽縣界大事表八下

陽子宣言曰

高誘戰國策注曰宣徧也秦二案高注本爾雅惠氏補注二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解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於寢不

同之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一作本神無方孝子以主繼一作係二字通心焉論語云魯哀公問主於宰我案文二年經正義引論語作主云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竦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慄一作栗敬也使人謹敬亦不相襲宗廟之主所以用木爲之者何木有終始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以爲記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長尺二寸案曲禮正義鄭云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孝子入宗廟之

中雖見木主亦當盡敬焉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桑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用桑練主用栗莊述祖輯白虎通宗廟篇闕文卒哭明日而立主祔於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唯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注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此言凡君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

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於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知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故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鄭君不駁明同許意故注檀弓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總行虞祭竟乃埋重作主耳禮記

麋信引衞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

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內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案一尸六寸誤也通典禮八作六尺一寸爲是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並與范注同云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穀梁文二年傳疏詳見莊十四年朱子荅陸子壽書云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愚案此一段是喪祭之綱領蓋因子壽疑祔廟即徹几筵而發故又云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本儀禮士虞禮記疏周禮匰人疏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攷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

新主則安知其非于練而遷舊主于三年而納新主耶竊疑杜氏之說爲合于人情也愚案此一段則練而入廟朱子猶不然其說而況祔而遂徹几筵乎陸氏讀禮志疑二 餘見駮證

補釋八